

家庭相册

遍体鳞伤的糖

□王会敏 文/图

那时候家里很穷，除了必须花的钱，娘根本不舍得让我们买零食。

看着同龄的孩子吃糖，羡慕的口水流了一地。那次我跟娘要钱买糖，娘拿着大勺子搅菜，没好气地回：“眼下连盐都吃不起了，买啥糖？”她喊我去买盐，扭头时，我看到娘从铺地下面摸出五毛钱的纸币，塞给我就去忙活了。我蹑手蹑脚地跑到屋里，趁娘不注意，在铺地下面摸，惊喜的是，我也摸到一张两毛钱的纸币。我悄悄地将钱掖好，捂着口袋朝小卖铺跑去。

望着五颜六色的糖，打量了一秒钟，将钱举过头顶，喊着老板要买糖。那橘子味儿的水果糖

真是诱人，放在嘴里甜到心底。我吃得正带劲，妹妹气喘吁吁地找到我，着急地说：“姐，咱娘让你赶紧拿着盐回去！”

我掏出剩下的一块儿糖，塞给了她。妹妹看到糖，兴奋地跳着叫着：“我有糖吃了！我有糖吃了！”

到家门口了，我怕娘看出什么，就喊住妹妹拿着袖子朝她嘴上抹了一把，娘数落道：“咋去那么久？瞅瞅面条都粘到一块了。”

白水锅里煮菜，一点味儿都没有。妹妹将碗推到一边，嚷着：“难吃，难吃，我要吃糖！”

娘吼道：“别不听话，糖不能当饭吃。”

第二天，娘着急用钱，她将



铺地翻了个底朝天，发现钱找不到了。我被娘揪出来，她拿着鸡毛掸子朝我身上打，每打一下都是火辣辣的疼。妹妹吓得哇哇大哭，娘让我跪下想哪儿错了，我一副不服输的样儿，心里埋怨道：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有新鞋穿，我没有？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能吃糖，我不能？

娘向来就是麦秸秆儿脾气，

见我认错，她更生气，拿着鸡毛掸子训斥：“说，到底哪儿做错了？”因为两毛钱的糖，我被娘打得满身都是淤青。

我没吃晚饭就睡觉了，满怀憋屈，记恨娘出手那么重。按照往常，我猜想娘又在灯下给人做针线活儿，她端着灯向我走来，我想娘是心疼了，不然怎么会哭？

热毛巾敷上，泪水滴落在周

围。尽管娘心软了，但倔强的我还是无法原谅她打了我事实。

第二天去学校的时候，娘给我煮了一个鸡蛋。妹妹闹着要吃，却被娘骂了一顿，我不领情，扭头走了。我在日记里，写下了记忆深刻的一顿打，不知怎得被娘发现，娘多少识字，我怕写了娘的坏话，又遭一顿打，就躲在门外不敢进屋。娘如同变了个人似的，将我搂住抱在怀里，哭得一发不可收拾。委屈地说：“孩子，娘让你受苦了，都怪娘没本事。”

我那时还无法理解，那些“本事”指的是什么。

长大之后自己独立，在初入社会那几年也没少经历贫穷。即使再艰难，每年春节也会给娘汇钱。大家都说娘没有白疼我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愈是艰难困苦，我愈明白“本事”的意义，也愈明白那一年娘抱着我痛哭的心境。或许她给我的很少，却真的已经是她的全部了。

工作服变迁记

□赵闻迪

出身于工人世家的我，对工作服是再熟悉不过了。改革开放这些年，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方方面面的变化，工作服也不例外。印象中，工作服的每一点变化，都让我和家人喜上眉梢……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，父亲在煤矿上班，我们一家住在矿区的筒子楼里。筒子楼里最常见的色彩就是黑色——工作服的色。筒子楼里基本上都是男主人上班，女主人在家带孩子。一份工资要养活好几口人，买米面要粮票，买布棉要布票，不精打细算简直没法过日子。每年矿上都要发四套工作服，会过日子的女主人，把男主人不穿了的旧工作服洗净晾干熨平整，改制成小孩子穿的衣裤或者窗帘、围裙、鞋面，哪怕一丁点儿碎布头都要收起来当补丁用。那工作服的质量真是好，厚实、不易破损、不掉色，特别禁穿。我妈妈是个心灵手巧的人，平日看到带颜色的扣子、布头、毛线，她都积攒起来，用爸爸的旧工作服给我改制衣服时，她会别出心裁地用那些带颜色的布头扣子在黑色的衣服上做装饰，特别好看。邻居李婶家孩子多，工作服总是不够用，妈妈每年都要周济她一套。

记得我上小学二年级时，有一天放学回到家，发现屋子里聚

集着李婶、张姨、胡奶奶好几个人，每人手里都拿着一副白色线手套比划着。妈妈告诉我：今年矿上除了发四套工作服，还增加了线手套，每个工人发十二副。胡奶奶喜滋滋地接道：矿工家属们合计过了，这线手套又宽大又结实，“当家的”一年用四副完全没有问题，余下的，可以拆成线，织线衣，这是多么好的事情！果然，次年春节，我们筒子楼里的小孩都穿上了新线衣、新线裤。能干的家属们还用土法颜料把白线染成大红色，寄托着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希望。

我上六年级时，矿上发的工作服发生了改变，分为日常穿的“上班服”和下井穿的“窑衣”。每个工人每年八套。衣服的数量一下子增多了，衣服的颜色也由黑色改为藏蓝，衣服的款式也漂亮了。“上班服”设计成当时流行的夹克衫的样式，胸前和两侧共有四个口袋，小西服领，后背不再印上单位的名称，穿在身上那个洋气。当时，煤矿周围村子里的小伙子出门相亲，都想方设法找矿上的工人借“上班服”穿。那套“上班服”，给矿工们带去了多少喜悦和自豪！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工作服越来越好，分类也越来越细致、科学，有冬季的、夏季的；长袖



本专栏持续征稿
欢迎您踊跃投稿
投稿邮箱: ldwbgh@126.com

的、短袖的；连体的、分身的；下井穿的、检修穿的、化验穿的。走在矿区，看见工人身上穿的工作服，就能知道他是什岗位。我进矿上班是冬天，矿上给我们那批新员工发了棉衣，样式漂亮、质量上乘、做工精细，棉胆是可拆卸的，洗晾方便，穿了十多年，保暖效果还是棒棒的。

我参加工作以来，每年，矿上都要把工作服生产厂家的人请到职工文体中心给职工们量尺寸、做工作服。对工作服进行改动时还会广泛征求职工们的意见，深受职工欢迎。

不过，工作服再好看、再舒服，下了班，我们也不会穿在身上舍不得脱掉了，因为，现在生活条件富足了，物质产品极大丰富，商店里的漂亮衣服琳琅满目，哪个女孩的衣柜里没有几十件衣服？那些新款的连衣裙、吊带背心、牛仔裤、风衣都穿不过来呢，谁还穿工作服呀？改革开放让我们对“美”的要求越来越高。

莫言的真

□张勇

称颂一个人的美德，常说真、善、美，个人觉得，善与美容易，真，是最难的，所以排在第一。这一点，莫言先生做到了。

1984年，莫言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，当时，该院副院长李存葆先生红极一时，他的作品《高山下的花环》被改编成话剧和多个地方剧种在全国演出，深受观众喜爱。后来，李存葆先生又再接再厉发表了《山中，那十九座坟茔》，为了鼓励大家，系里组织了一次讨论会。在讨论会上，其他学员都对李存葆先生的作品给予高度评价，只有耿直的莫言发表了尖锐刺耳的言论。他说，这不像是小说，更像电影的分镜头一样。会后，学员们议论纷纷，有的在质问，刚才发言的那个小子是从哪里来的？他写过什么作品没有？很显然，大家都对莫言不知天高地厚的言论表示质疑和不屑。而此时，莫言心中憋着一股劲，他感觉自己肯定能写出不一样的作品，他的内心燃烧着一种汹涌澎湃的热情。几个月后，莫言写出了他的成名作《透明的红萝卜》，发表在《中国作家》第二期上，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反响，莫言用实际行动反击了学员们的质疑和不屑。近年，莫言在采访中说起这段往事，用“惭愧”来描述自己的心情，展现出一个大作家真诚的风度。

莫言自称是个讲故事的人，因为讲故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对莫言的颁奖词说：莫言是个诗人，他粉碎了陈词滥调，让个体升华。作为一个真诚的作家，莫言以他的努力，把中国文学推向了世界。莫言的女儿管笑笑评价，父亲是一个好人，表现在宽厚、真诚、谦卑，“他是一个非常真诚、非常善良、非常宽厚的人”。

研究莫言的小说你会发现，他深受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影响。但他不仅是模仿，而是创造性地转化。马尔克斯那种神秘、怪诞的想象，正好和莫言在高密的生活经验产生了碰撞，给莫言打开了一个空间，把他原来的生活经验转变成文学创作的可能性。这对莫言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启发。

《咬文嚼字》曾挑错莫言，然后把把这些错误汇总后分两次寄给他。莫言第一次看了后回应：“挑得很对，非常感谢。”第二次他又说：“读者提得对。我认错。”随后，他感慨道：“说实话，我连小学都没毕业，能有现在的成就，是读者对我的错爱，还被戴上一顶‘著名作家’的帽子，实在让我汗颜。既然读者能在我的几本书里找到错误，说明大家依然喜欢我，也对我是个莫大的鞭策，那我就更要善待读者，一丝不苟地继续写下去。我肯定，在我的书中，还有很多错误，我非常欢迎大家毫不客气地指出来，我一定虚心改正。”时下有一些作家，明知错了还要百般狡辩，死不认账，心态浮躁，追求功利，把虚假当真实，把无知当另类。与这些所谓的名家相比，莫言的认错与道歉令人敬佩。

莫言自称是个讲故事的人，因为讲故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对莫言的颁奖词说：莫言是个诗人，他粉碎了陈词滥调，让个体升华。作为一个真诚的作家，莫言以他的努力，把中国文学推向了世界。莫言的女儿管笑笑评价，父亲是一个好人，表现在宽厚、真诚、谦卑，“他是一个非常真诚、非常善良、非常宽厚的人”。

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

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

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 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书海掠影

